

當代批判叢書

海峽兩岸交流之後

柏楊編著



當代批判叢書

海峽兩岸交流之後

柏楊編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當代批判叢書

海峽兩岸交流之後

編著者：柏 楊

出版者：當代評論社

地址：板橋市三民路二段正隆巷28弄3號

發行人：唐清榮

代理發行：天源書報社

經銷：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一段35巷二號

電話：02-3963088

出版字號：局版台業字第叁壹式陸號

印刷所：美術印製公司

定價：新台幣NT.\$140

港幣H.K.\$27

序

柏 楊

去年，是風雲乍變的一年，由嚴密封存，到突然破開，像一個黑暗的盒子被抬到太陽之下。我願強調，這是中國數千年來第一次向上躍昇的巨變之年，我們有幸生在這個時代！無論是在朝爲宦或在野爲民，心裏都曾經有過驚恐、憤怒、以及疑懼，而適應新形勢調適的過程中，退避、躁進、誤導，只有增加前進腳步的障礙。怎麼樣用開放的心胸來迎接這個新來的氣象，從關懷國事知識份子的言論上，可以得到指標。所以，本書正是去年一年來，關心臺灣，討論我們是龍是蟲的各種檢驗單。

言論自由絕對可貴，是人類文明世界一致追求的目標。批判，不但是言論自由的實驗，更和社會進步、政治運轉有互律互動的作用。用探討的深度和廣度，來測定我們社會去年的自由尺度，進而促使言論自由的運作，有精緻的良性功能，更用來測定我們政府去年建設的績效，使知識與尊嚴相結合，使我們國人生活得更積極、健康，社會也更合理、公平。所以，我們全力以赴。

在本書中，分爲六個專輯：一、臺灣恐懼症。二、兩岸悲歌。三、心的解嚴。四、轉型又口

路。五、灰色的城市。六、唯我和無知。由這項分類，說明去年一年中我們所受到的艱難困惑，和因開放帶來的衝擊，事實上，在萬丈光芒之下，我們已開始新的混亂和憂慮。

本書是一種呈獻，提供讀者一份寶貴資料，並為今年祝福。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於台北

目錄

柏楊編

序

一、台灣恐懼症

敏感問題

公權，碰不得？

元首，可不可以侮辱？

蔣夫人告訴我們……

一席話，大猜謎

官僚主義的黃昏

別關在玻璃帷幕中

六個字的堅持換來什麼？

擴大民主社會「非戰區」

台灣恐懼症

一

四〇 三七 三四 三一 二八 二三 一八 一三 一〇 七

國民黨的「台灣恐懼症」

四三

二、兩岸悲歌

海峽兩岸交流之後

——台灣文學必須面臨中國文學的競爭

四七

回鄉情怯

五三

當年冒死做義士，而今情怯做歸人

五六

梁實秋死不瞑目

六一

老兵悲歌

六五

——台灣社會的另外一個奇蹟

受難歸來

七三

——感謝海內外朋友的信

驕傲哀傷的民族——曹族

七七

沒有鄉愁的新生代

八四

加把勁，走出政治僵局

八七

三、心的解嚴

十個月的變化

九三

放火與點燈

九七

聯合報的稻草人

一〇〇

用法律和道德討公道

一〇五

——對《台灣日報》被搗毀的感想

從「無力感」到「自力救濟」

一〇九

心的解嚴

一一四

四、轉型叉路口

索漠之旅

一一七

電腦・索引・文化

一二九

再談所謂婦女問題

一三四

人類的前途快等于零了嗎！

一四一

奔忙為何？

一四七

文化的叉路口

一五三

五、灰色的城市

流行的台北

灰色的城市

離妓淚幾時休？

台北不是巴比倫？

婚姻是台北人關心的問題

建立一個乾乾淨淨的社會

六、唯我和無知

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

在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之間奔逐

牛肉在那裏？

「欺騙」性格

論中國人的「清高」與「自戀狂」

「唯我」狂和「無知」病

華人是龍還是蟲？

鬧雞變鬍雞的一年

一五七

一六二

一六七

一七一

一七四

一七七

一八三

一八七

一八九

一九七

二〇一

二一三

二二七

二二七

一、台灣恐懼症

敏感問題

就在不久前，關於戒嚴、組黨、報禁都還是所謂的敏感問題，最好不要

要談，談了就犯禁忌，後來被黨外吵開了，就沒有禁忌。

許多年前，中共批孔揚秦正熱鬧的時候，我們就不准批評孔子，否則，有關機關就認為是隔海唱和。有一個時候，中共一個什麼人在聯合國作了次演講，說他們正在進行現代化，我們就不能談現代化，否則也是隔海唱和。中共用簡體字，我們就不能用；中共做什麼，我們就不能做。不小心做了，就被派為分歧分子。當時我們想，這算是什麼政策？中共也用筷子，寫方塊字，怎麼辦？然而，權力在某些人手裏，我們不但毫無反抗的能力，連說明的機會也沒有。其實，無論尊孔，反孔，倡導現代化，反對現代化，都不是中共開始的，早在民國初年就嘗試過了，怎麼倒過來說我們跟他唱和？這樣不明事理的說法，的確令學術界感到無奈。現在，中共又要開孔子學說研討會了，總算沒有人再說我們不能研究孔子之類的話。不過，別的方面，還是有類似的情形存在。

就在不久前，關於戒嚴、組黨、報禁，都還是所謂敏感問題，最好不要談，談了就犯禁忌。

誰禁忌，為什麼禁忌？社會大眾一點都搞不清楚。後來被黨外吵開了，就沒有禁忌。政策本來就應該因時制宜，即使原來的政策十分合理，過了相當時日，還是得檢討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不能以禁忌或國策為理由，就拒絕討論。國策的目標是維護國人利益，如果他們自己都不喜歡，或不願遵守，那還有什麼意義？

以「通郵」為例，政府的政策也許有它本身的理由，如慎防中共統戰、顛覆之類，爲了社會安全，只好拒絕和中共溝通或往來。可是，反對的意見也很強烈，他們只是希望和闊別幾十年的親友通通信，或找個地方談談，不可能爲中共所統戰；反過來說，如果真有其事，以目前我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安知不能統戰中共？況且，我們既然喊出統一中國的口號，不通郵、不接觸、又不用兵，憑什麼去統一？看起來，雙方似乎都言之成理。我們爲什麼不把民間、官方、海外的力量組織起來，在一個通盤研究下，了解其利害得失，並制訂一套可行的策略，以打破目前的僵局？

現在的民主政府，已經無法用口號來拒絕國人的要求，即使做不到，也得透過合法的管道，說明爲什麼不能做得令人滿意，而不能徒事拒絕。事實上，除了一些特殊的原因，如國防、外交事務，必須暫時保密外，實在想不出什麼道理，要禁止國民了解內情。政府施政，本來就是爲了人民，人民當然有要求知的權利。況且，政策的好壞，國人都受到直接的影響，好的政策獲益，壞的就受害，人民爲了自身的利益，也有要求了解真相的權利，畢竟我們早已脫離了那「不可使

知之」的意識形態。

我們在想，這幾十年來，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自信、懂得自尊的中產階級，他們有能力賺錢、搞政治，就不致無緣無故的自甘墮落。從西方工業國家的發展過程來看，中產階級一直是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賴既存的政治經濟結構。政府的決策者，大可不必老是恐懼以往的失敗經驗，而應該建立自信。要知道這個新興工業社會的人，的確是跟以前的不同了，他們具有極高的自主能力。

忽視了這種新興力量，就無異自找麻煩。也許有人說，一般的意見，未必是高瞻遠矚，為國家整體利益設想。其實，政府只要注意社會輿論，就可以在政策上作合理的調整，而不是把每個意見都訂為政策。政府官吏既是為國人辦事，就沒有理由主觀的堅持己見，尤其沒有理由對人民保密，甚至列為禁忌。在民主制度的普遍原則下，我們盼望今後再沒有什麼敏感的問題。

公權，碰不得？

近年來，台灣社會一些集體請願示威、爭取權利的事件，都被冠上了「自力救濟」之名，甚至被視為「向公權力挑戰」的行為。這些所謂的「自力救濟」，是一種法律名辭的濫用，而且太強調「公權力」的不可侵犯，只會加深衝突的程度，不能解決問題。

沒有一個政府的每種政策或施政措施，都會獲得全民的肯定與贊同，對於任何政策或措施，總會有一些不表贊同，甚至極力反對到底的人；政府公權力的行使，亦絕不可能每件都是正確無誤，而無任何爭論之處；任何人的權利遭受到妨礙或侵害時，亦不可能全部都會及時受到公力的圓滿救濟。因此，任何一個社會總會有些人對於政府的政策與措施或公權力的行使表示反對或不滿。

基於「不平則鳴」的道理，在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應該存有一些為社會所認可的合法管道，讓那些反對者或不滿者去表示他們的意見。否則，雖有不平，但鳴不得，那將會逐漸累積形成一股足以引爆而炸毀社會和平與秩序的怨氣。所以，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自然會發生一些

聚集不特定的多數人，以表達其特定意思的所謂「聚眾抗議」或「集體訴求」的事件。參與這些事件的行為，只要不使用暴力、不當街破口大罵而公然侮辱他人，或誹謗他人，不但應該是法律所允許的，而且亦應該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與權利，而沒有什麼「向公權力挑戰」可言。

自力救濟本為一個法律名詞，係指權利人在其權利遭受妨礙或侵害時，由於情況急迫，來不及請求公力救濟，或公力救濟有緩不濟急之弊，法律允許權利人以其一己之私力而為的救濟，包括民、刑法所規定的「正當防衛」（參閱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及刑法第二十三條）、「緊急避難」（參閱民法第一百五十條及刑法第二十四條）與「自助行為」（參閱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所以，自力救濟是現行法制所規定的一種制度，它有一定的涵義與程序，而非泛指一切非公力的救濟，亦非泛指所有不具有合法性的權利救濟行動。

然而最近幾年來，在衆多的公害糾紛事件、消費者保護運動，或其他請願示威事件中，聚集不特定的多數人，以行集體抗議或訴求特定事項的團體行動，全部不分青紅皂白地，都被掛上「自力救濟」之名，並且輕易地就被套上「向公權挑戰」的惡名，經過各種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報導，至今，只要出現任何聚眾的抗議或訴求事件，即會輕易地被指為「向公權力挑戰的自力救濟」。這不但是對於自力救濟一辭的濫用，而且也誤導社會大眾，形成錯誤觀念，以為只要聚眾表示其特定的意思，就是不法行為，甚至於是犯罪行為，而至運用公權力加以圍堵或制壓。如此的錯誤觀念，不但無濟於事，反而製造更多的問題，或使問題更形尖銳與複雜。

由於大眾傳播工具的報導，特別是具有特定立場或價值取向的不平衡報導，自會使一般社會大眾感到我們的社會怎麼會有這麼多老在自力救濟的「刁民」，政府的公權力怎麼會那麼軟弱無能，或是公權力老受到「刁民」的挑戰。因此，久而久之，自然就會形成要求公權力抬頭發威的社會心理。如此這般的社會客觀條件，對於社會的和平與秩序，似乎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而為我們的社會埋下一個令人擔心的隱憂，故需要加以適度的更正。

為謀求我們社會的安定與進步，我們認為社會各界今後面對聚眾抗議或集體訴求事件，應該有些較具包容性的認識，並宜以平常心來看待這些事件。各種大眾傳播媒體在報導時，亦應對於不同背景與情節的事件，稍加分析，而將其區分為合法的「法內自力救濟」與非法而應受法律制裁的「法外自力救濟」，客觀平衡地加以報導，不可再黑白不分地冠上「向公權力挑戰的自力救濟」。同時，政府亦應設法暢通各種民意反映與公力救濟的管道，以消弭足以形成抗議或訴求的問題於無形，並使權利受到妨礙或侵害者投訴有門，且可藉行政機關與法院公平客觀的公權力，而能心滿意足地獲得公力救濟，此自能減少聚眾抗議或集體訴求事件的發生，而不必一味地強調公權力的伸張與抬頭，亦能和平而圓滿地解決任何民主法治社會都可能發生的問題。

元首，可不可以侮辱？

中國人到今天還認為元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批評、指摘、諷刺、攻擊，都可輕易構成「侮辱」。這種態度的根源，不外乎「元首天子」的神權觀念。

柴契爾夫人走進美容院，找了一個位子坐下，帶點疲倦的對身後的理髮師說：

「找個英國人民認為最適合我的髮型吧！」

慄慄的理髮師一句話不說，拎起桌上的大剪刀，對準脖子「咔嚓」一聲把首相的頭剪掉，仍到一旁的垃圾桶裏。

一陣爆笑。

這是一個電視短劇，專門取笑、嘲諷英國的政壇人物，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不只在英國可以看到，整個歐陸的現象都可以看見柴契爾夫人的頭掉在垃圾桶裏，像朵爛掉的花菜。

伊朗的柯梅尼罩著一身黑衣，滿臉莊嚴的站起來，兩隻手緩緩向前伸出，好像耶穌要擁抱世人一樣。匍匐的羣衆虔敬而肅穆的準備接受柯梅尼的恩典。就在這個偉大的時刻，羣衆後面的女

人爆出一陣歡呼，熱情的衝向前去，把脫下來的透明三角褲、乳罩紛紛拋向柯梅尼……

這是不久前出現在西德電視螢光幕的一個鏡頭，幾百萬的歐洲人哈哈大笑一陣；頭頂著三角褲的柯梅尼和被砍了頭的柴契爾夫人一樣，都是茶餘飯後的消遣。

可是伊朗人並不覺得好笑。「德國人侮辱了我們的元首！」怎麼辦呢？伊朗政府立即驅逐了兩名西德外交官，命令所有駐西德領事館閉館一天，同時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西德政府正式道歉。

西德對伊朗政權沒有什麼好感，但是得罪不起：幾名德國人質還困在中東，需要依賴伊朗的從中斡旋營救。然而西德政府也不能道歉，因為沒有道歉的名目——民主國家的電視不是由政府操縱的，節目內容如何，政府沒有置喙的餘地。換句話說，政府並沒有權利告訴民間電臺：「這個諷刺柯梅尼的節目不能放映」，那它自然也沒有權利代表民間電臺對柯梅尼「道歉」。

解釋了半天，伊朗方面聽得半信半疑：堂堂政府，連這樣的權利都沒有？對於一個所有媒體都受政府控制的國家，西德的解釋是很難理解的。

當柴契爾夫人菜花頭落地的那一刻，英國人哄然大笑，大笑之後，擁護她的照樣擁護，反對她的繼續反對，但不論擁護者或反對者，對首相的敬重還是一樣的。六月的大選，使她成為有史以來連任三屆的首相。為什麼在英國，這樣「嚴重」的鏡頭，不會引起什麼「侮辱國家元首的指控」？為什麼在伊朗，柯梅尼頭上飄著三角褲卻被認為是國恥？這與西德是個「外國」沒有多大